



当一个生命存在着，
展着，势必要张开生活，
的藤，忽培兀著
开出零零总总的花，总会
出大大小小的果实来。

藤

生

忽培元
著

命

藤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责任编辑：张洪溪

封面设计：杨文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藤/忽培元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12
ISBN 7-5006-1630-9

I.生… II.忽… III.散文-中国-现代-选集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951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32 9印张 2插页 152千字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8.00元

目 录

自 序	1
河西掠影	5
飞越天山	13
喀什之夜	16
坟 莹	19
街头见闻	22
亲 人	26
戈壁落日	30
难忘的会见	32
杜鹃程的魅力	35
感谢饥饿	46
灵丹妙药	46
“大锅饭”喜剧	47
炒豆渣	50
驴料充饥	51
菜汤事件	52
瓜饭风波	53

红薯小记	56
铤而走险	58
贪吃的苦头	60
舔犊深情	62
黑猫的命运	65
访问刘绍棠	73
远方的朋友	78
旋 风	84
生命藤	87
沙漠人家	90
村 姑	94
启蒙老师	100
永恒情结	106
海霞天地	110
花城石河子	113
老插们	117
忆路遥	123
虱虻忆趣	129
将军画魂	134
世界走进武清	137
收藏有益	141
寻找那双眼睛	145
学 友	147
郑智化的魅力	152
阅读断想	156

重 逢	159
潼关任治宇记	162
淡泊人生	170
怀念陈元方	172
老农民	178
故 人	183
祖 父	191
外祖父	199
阅 读	206
两种人	209
摆脱孤独	212
海之恋	214
题照南泥湾	217
圣洁的心灵	220
开不败的金菊	226
集体户轶事	229
来 喜	234
为人师表	238
抓 赌	241
山村一家人	244
一见钟情	249
柳玉生	254
村主任	258
窃书小记	261
尴 尬	265

邻 居	269
望海的老人	272
神 父	275
相思海	279
荒原情思(代后记)	282

自序

《生命藤》这个集子，是我近年来断断续续写的一些散文。大部分没有发表过，一来因为没有时间抄写一份，主要也是没有那种欲望。我写出来，给妻子或朋友看一看，他们也不认真谈什么读后感，我也无心去听，便放在那里，渐渐竟积了数十篇。某一日，一位当编辑的朋友翻看后说：“可以出一本书。”说实话，这些文章中的多数，我自己还是喜爱的。它们真实地记录着我的感情和生活。更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一个生命存在着，发展着，势必要张开生活的藤蔓。届时，也总会开出零零总总的花，结出大大小小的果实来。这大致是我把集子命名为“生命藤”的题旨所在。

我在初学写作的时候，由于年轻无知，涉世不深，并不懂得上述这个简单的道理。看到年龄不相上下的人纷纷一举成名，心里就很着急，也设想出种种宏伟的计划安慰自己。只是提笔为文时，常常又无话可说。硬挤出来，也是空泛浮躁，言之无物。看见许多前辈作家的作品中，人物纷

呈，仪态万象，以为是编造有方，便竭力效仿，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到头来毫无结果，闹出不少笑话。这种堂吉诃德式的努力，白白耗费了时间和精力，使我走了长长一段弯路。犹如一颗幼芽，刚刚破土不久，却指望结什么大果，不闹笑话，那才是怪事。

当然，也不可否认，的确有人较聪明。他们虽然年轻，却能把自己亲历过的事物，升华酿造为很有价值的艺术品。但也有仅凭读几本书，道听途说几则故事，加上某种奇怪的“感觉”，便写出“作品”者。所幸的是，此类“作品”也有人盲目地或是有意地吹捧。虽是“虚张声势，腾空而起，遨游太空，眩人眼目，三年五载，忽焉陨落”（孙犁语），毕竟也算是一种存在。对这种现象，一位已故的著名老作家百思不得其解。他曾经说：“我真不明白，如今有些年轻人，关在小屋子里，动辄就能写出洋洋数十万言、甚至百万言的长篇巨著，这对于我，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是这种令人“不可想象的事情”，动摇了“艺术源于生活”这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刻命题。可见一个真理的发现、巩固和发展，有多艰难。

面对这种现象，孤陋寡闻的我，如坠十里烟雾，更是大惑不解，便去请教一位已有成就的作家。他对我提出的问题，似乎有些为难，吞吞吐吐好一阵，颇费了一番苦心，方才亲切而友好地说：“好老弟哩，文学创作这营生，单凭吃苦不行，说句结实话，作家也不是谁想当就能当得了。”他的话虽然含蓄，潜台词还能让人品出一二，又觉他讲的不无道理，也就心悦诚服，从此改弦易张，另谋生路。坚持买书看书，

仅仅因为喜爱，偶尔提笔为文，也是处于某种排遣的需要。不思哗众取宠，不谋成名成家，长进大小，随其自然。今天看来，应当真心感谢那位作家。是他及时把我从文学的“功利主义”泥淖中规劝出来，恢复了常人的感情和知觉。也使我得以返朴归真，由玄妙神秘的“天才创造艺术”之怪圈中解脱出来，轻松地漫步在现实主义的原野上，以一个普通的生命去感知生活，用人类普遍的情感来反应生活。文学实践证明，哪怕是一枝一叶，一花一木，只要来自生活的大树，即使再细小，也总要泛出生命的光泽，内里也总有活的汁液涌动。小至我的这本浅薄的书，当然也难逃这条规律的制约。

由于是“业余作者”，我没有完整的时间坐下来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甚至连一整天这样的时间也没有。只好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多数情况下，我是黎明即起，伏案疾书。当家人和邻里尚且熟睡的时候，抓紧写一两千字。也有些是在旅途的火车上或开会前等待主持人的一点空隙里写的。有时正开着会，或走在路上，突然想到一个人、一件事，或是一篇文章的标题，甚或其中的几句话，我便随时记在小本子上，积少成多，也是一个办法。有时忙起来，一连数月晕头转向，读书写作之事，早抛入九霄云外。有些文章写了一半，等重新拿起来，思路早已大变，只得另起炉灶。有些文章每天只能写几句，三五千字，竟拉拉杂杂写了半个多月。家里放一瓶炭素墨水，单位则是蓝黑墨水，有的文稿中两种墨水交替了三五次。因此我以为，“业余作者”的文章也许微不足道，但他们的劳动精神，应当得到鼓励和提倡。

也许由于时间仓促，这些文章在写作时没有精雕细刻。但也较少无端编造，无病呻吟的东西。大多是生活中的某事某人或某种现象触动感情琴弦，产生写作冲动的情况下动笔的。往往情之所系，笔之所至。记游、忆人、念旧、抒情，无一例外。起承转合，谋篇布局，均非人为安排，皆由情绪操纵。宁可不精致，但求其自然。这一层，也许又是业余作者的一点优势。整天泡在生活里，扮演着一个角色，同外界的各类事物、各种矛盾密不可分。喜怒哀乐难免浮之于面而沉淀于心。这些感触，属于个人，也大致代表一个群体的心理，折射着时代的风姿风采和风云变幻。愿《生命藤》能被尊敬的读者接受。

1993年7月27日于北京翠微园

河西掠影

8月24日，晴见多云。

列车穿过定西，抵达金城兰州。随即跨过黄河，沿河西走廊西进。川野庄稼茂盛，始知已入甘肃粮仓。所见以小麦、油菜、玉米、豆类及洋芋为主。“走廊”南北宽约十余华里。川野之外，矮山陈列，南面苍苍而北向黄褐。山无树森，遥见丛莽铺伏，草色焦老，多有干旱象，更显出川野碧翠，万象生机。山坡间有牛羊散牧，衬于蓝天白云下，独有一种悠闲。

川野小麦正黄，油菜、洋芋之花，黄白争秀，煞是热闹。农夫挥镰收获于麦垅间，“花儿”唱和，其乐陶陶。闻河西走廊八百里，东段为黄河水利灌区，西段有祁连雪水浸润，土壤肥沃，民多勤劳。可谓旱涝保丰，膏腴之地。

庄稼之外，渠旁、路畔、河湾、山脚遍植毛头柳。柳叶青白，硕冠如伞，遮风蔽日，自成生态。红枣、金梨往往成片，枝叶翠碧，硕果累累，更添一派富饶气象。

村庄农舍多靠铁路。平顶泥屋，土打围墙，庭院宽敞清洁，门首旗幌飘舞，颇有异域情调。男多精瘦，鼻挺目圆，时

兴穿深蓝便服、戴无沿白帽。妇女细皮嫩肉，行止规矩，劳作勤恳，不苟言笑。老嫗面遮黑纱，少妇则以白纱垂颜。姑娘脸多黑红丰满，圆润如红星苹果。脸蛋儿红斑两晕，如日影浮水，天色自然。

车偶停一区间小站，名曰：打柴沟。时值正午，烈日烘烤，旅人干渴难耐。恰山坡遍植桃树，有一少年以箩筐举鲜桃子窗外。旅人开窗问价，只是傻笑不语。末了抓桃尽散于旅人，笑而远遁。旅人初惊，以为白痴。俄倾方悟，民风古朴至此。于是羞愧难言，十分感动。车开之时，舍桃少年与一老翁立于桃林边上，翘首挥别，情真意切，旅人恋恋不舍。

午后三四点，车到永登县城。停9分钟。遂下车散步，始知凉风习习，若深秋天气。兰州飞机场，即在永登中川。沙丘遍野，荒凉异常。不料永登县城，地处川野，如此繁华。车站遇一小女，年约十三四岁，穿枣红连衣裙，梳两根小辫。浓眉大眼，十分机灵。问之，言为小保姆。怀中抱一小孩，娇小不满一岁。列车员问：“每月工钱多少？”欣然答曰：“管吃管穿，每月还给20块。”列车员说：“我们新疆也管吃管穿，每月60元。”女孩听得，笑容顿消，沉吟半晌，抱着孩子走了。瞧她背影，恰是瘦小儿童，却已辍学谋生，令人担忧。

列车继续西进。川野越来越窄，山势越来越高，云头越来越低，麦子越来越青。终于，一山横断，火车改双机头牵引盘山上行。列车员相告，正在翻越乌梢岭。至此，河西走廊西头已尽。翻过乌梢岭，即入祁连山界。

8月25日，阴雨。

车过乌梢岭，便驶入戈壁滩。当地人云：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可见荒落至极。遥望西南，不毛之地，无涯无际。隐约可见祁连雪峰列雾横陈，更觉远离尘俗，如入世外。偶见路边有人工栽育一片小树林，虽不繁茂，却泛新绿，使荒无生气的戈壁透出生机，也给开发这片疆土带来一线希望。这显然是养路工人创造的奇迹。这一带远古时期很可能是大海，闭塞使它至今保持着海底世界的原貌。回流波涌之迹，赫然呈现；浩荡坦旷之貌，惊心动魄。想到此处多少年前曾为一片汪洋，顿觉此时已经身处海涛之中。空气即水，风声如浪，隆隆车吼犹如惊涛拍岸，天光云影，也只是水面上的世界了。而巨大的列车，似一条小虫在海底慢慢蠕动……想象至此，大戈壁也就成了一个永远望不穿，猜不透的谜，成了一个永远做不完，摇不醒的梦。无限的美妙，无比的瑰丽，呈现眼前，使人觉得，似乎已经返朴还童，在神奇的童话世界里，扮演着一个小小探险家的角色。

10时40分，列车抵达酒泉。午饭后，改乘汽车西去20公里，至嘉峪关市，再去5公里，便是嘉峪关。

酒泉古城，建于戈壁滩上。形貌与长安略同，属古丝绸之路重镇。今外城虽毁，钟楼尚存。立于楼头眺望，祁连雪山南耸叠障，嘉峪雄关西临飞势。虽逾千年，壮观依然不减。况且旅游业方兴，边城空前繁荣。大有重现当年丝路花雨、商贾云集兴旺景象之势。漫步街头，古风古韵，怀思不尽。

而雨雾之中，遥望嘉峪雄关，更觉氤氲迷茫如隔千年。

但见南有祁连，北有黑山，面朝戈壁，背靠马鬃一岭。古老雄关，恰如一位阅尽沧桑的历史老人，安坐于这把三山围成的“圈椅”中，沉思遐想。待登关细察，燕鸣石旁，亲抚土墙砖堞箭楼炮台，如见旌旗飘摇，万众列阵，威镇漠北；似闻铁马金戈，征战厮杀，惊天动地。不禁想到，将士当年，戍守朔方，戈壁日落，孤城紧闭，思亲怀乡，满目愁云。白骨冤魂岂知多少，穷兵黩武国尽民伤！继而联想到脚下这道国人总是引为自豪的万里长城。姑且以文物存之，倒也罢了，若当作帝王功德大肆炫耀，其实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8月26日，阴雨。

早7时由酒泉乘公共汽车，西行200公里，途经安西，抵达敦煌市。下午两点多，改乘三轮车至莫高窟。晚7时，赶往月牙泉。

舍弃火车软卧，改乘汽车于戈壁旷野颠簸半日，只是为了看一眼莫高窟。这使随行的一位搞商业的同志，始终不能理解。早在读小学的时候，敦煌莫高窟，这座神密的艺术殿堂，便时常在想象里和梦境中出现。那是因为我有一只“敦煌”牌口琴，琴面上的“飞天”实在太美了。父亲说这个“女神”住在莫高窟。莫高窟便成为日夜思念的地方。几十年后，真要见到莫高窟了，却并未感觉到梦境成真的兴奋，反倒有一种失落的惆怅。生活对于一个成年人，实在是过于严酷。尘俗的纷扰，迫使他们冷漠了许多情愫。要是二十年前，能随父亲游一回莫高窟，那才是终生难忘的幸福。

到底搞不清楚，莫高窟在敦煌市区的什么方向。记得

车子是出的北街，大约又拐过一两次弯，便迷了方向，糊涂至今。这也是现代旅游的一大弊病。车马兼程，快固然是快，来去匆匆，浮光掠影，往往收获不大。当年徐霞客君，如果也是这样，那他的“游记”，要么写不出来，要么也没有多大科学价值，早就湮灭尘封了。我的“游记”，便属于这一类。

电动三轮车篷布很破又很不稳。三两游客风尘仆仆坐在上面招摇过市，很有几分狼狈，几分滑稽。沿途也顾不得张望风景，糊里糊涂被拉到一个停车场上。车子熄了火，车夫说：“莫高窟到了，那边是‘三危山’。”急忙跳下车，也顾不得拍打满头满身的尘土，即顺着他的手势看去，只见不远处有三座尖顶的小山，凸立在岩岗之上，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却随了莫高窟而名扬天下。于是想到了德性不高的人，遂对这三座小山有了偏见。许多人在山前拍照，自己却无心细究细看，就买了门票拜谒莫高窟。

先入初唐 96 号窟。洞高 40 米。内供石胎弥勒佛，高达 34.5 米，是莫高窟最大的一尊佛像。大肚能容，笑口常开，颇具哲理意味。只是除了“石胎”之物，肉身的人，是万难做到。人与石佛相比，只在七情六欲。石佛没有，方才笑口常开；人有，便时常愁眉不展。偶然一笑，也是苦中作乐。此话虽消极，却也不无道理。孰若不信，扪心自问。佛前有碑，镌有经文一段，大意曰：弥勒出世以后，就会出现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刀兵之祸，粮食一种七收，树上生衣，道不失遗，夜不闭户，人人富足快乐，无病无疾，人寿八万四千年，……再往下，就更美妙得无边无沿。纯属胡思

乱想，空话连篇。洞内壁画即描绘此理想天国。

又入 148 窟，有卧佛，长 16 米。旁列罗汉 72 尊，均为卧佛释迦牟尼弟子。这组石雕用以表现佛祖涅槃的故事。面对佛祖圆寂，弟子惊、恐、悲、忧、恬、喜不一，体现出个性和修炼程度的不同，倒是很有趣。壁画亦是表现这一情节，十分生动。此佛体积之大据说为全窟卧佛之最。

又入 130 窟。此窟开于盛唐。其中供全窟第二大石佛，高 16 米。壁画中有“飞天”女神像。形态格外生动，只是颜色皆乌黑，据说是矿物颜料氧化所致。如不设法整治，若干年后，可能化作一片混沌。

又入 172 窟，壁画皆为飞天侍女。翩然凌空，形态各异，楚楚动人，美不胜收。不禁叹曰：此女唯有天堂有，人间那得半个寻？那淡泊恬适的神情，那至真至善的眼波，那圆润修长的纤纤手指、娇娇玉足，那棱角分明永远紧闭的玲珑小口，唯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国仙女才有。尘俗女子，无论多么自恃美丽、清高，也难望其项背。在人们理想的天国里，美是绝对的。在人们生活的尘世间，美只是相对的存在。这也许正是人生苦难的根源。这才有佛门宗旨：普渡众生，脱离苦海。可悲的是，“苦海”的诱惑力太大，便有许多凡夫俗子痴迷不悟，或不知迷更不可悟，自甘堕落，终于陷入地狱去受苦。结果是，想得到更多的，连已经得到的也失去了。人生便世代代重复着这个悲剧，是佛灵醒，还是人聪明？不得而知。“获而一无所获”，这人生大律概莫能反。人生全部的意义，也许仅在于挣脱“苦海”，升入天堂的努力过程中。